

怀疑、抗拒、批判

——《玲珑》杂志中男性形象的重构与呈现

郭晓勇 孙娟

摘要: 20世纪30年代,《玲珑》杂志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言说平台,不但致力于新女性形象的塑造,也对传统男权秩序进行抨击。在女性的笔下,男子崇高、伟岸的形象开始被消解,自私、卑鄙的一面被揭露无遗。《玲珑》对传统两性关系的反思,对男权社会提出的质疑与批判,展示出女性重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努力。在这个过程中,女性的个人立场不断得到强化,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希望之路。

关键词: 《玲珑》;女性意识;男性形象

DOI: 10.13277/j.cnki.jcwu.2016.01.014

收稿日期: 2015-11-05

中图分类号: D442.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7-3698(2016)01-0101-06

作者简介: 郭晓勇,男,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、性别史;孙娟,女,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研究生,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妇女史。071002

作为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上海的一份女性时尚杂志,《玲珑》杂志以“增进妇女优美生活,提高社会高尚娱乐”^[1]为办刊宗旨。该杂志的一个重要特点,就是站在女性的立场来观察、思考问题。《玲珑》的编辑群体并不稳定,但“妇女”栏目一直由陈珍珠女士负责。在作者方面,《玲珑》的投稿者大多都是女性,既有社交名媛,也有名门闺秀,不但有女教师,也有女学生。这使《玲珑》真正成为为女性而办的杂志,“使一般想说而没有机会的妇女,得到一个发表意见的地方”。^[2]通过话语空间的占有,《玲珑》不但致力于新女性形象的塑造,也对传统的男权秩序进行了声讨。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,通过考察《玲珑》杂志对男权秩序的种种批判与抗拒,展示女性重构新的社会性别关系的努力。

一、男子劣行种种

20世纪30年代,是女性主体意识逐渐觉醒的时期,觉醒了的女性深刻认识到,“一切政治经济都操纵在男子的手里,女子完全处于被支配的地位”^[3],女子只是男性的附属品,这就决定了她们对男权社会的批判态度。《玲珑》杂志中,男子

大都是被怀疑和批判的对象,像“人面兽性的男子”、“容易变心的男子”、“最毒男人心”之类的文章经常出现。男子的种种丑恶行径,被揭露无遗。

1. 始乱终弃,玩弄女性

30年代的知识女性,一方面对传统的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提出批判,另一方面积极倡导自由恋爱,自主婚姻。然而,很多女性对于何为自由恋爱并不真正理解,往往上当受骗,酿成悲剧。《玲珑》杂志中,关于男子始乱终弃、玩弄女性的事例比比皆是:“上海女子严秀兰,年将及笄,因受一绳店小开赵某所诱惑,乃私定婚姻,海誓山盟。始以未婚夫妇名义,迭次借旅馆辟幽室。……严秀兰因被遗弃不顾,并闻赵某已另婚。”^[4]

智识不高的绳店小开能做出始乱终弃之事,而作为社会“精英阶层”的律师,也同样不堪,甚至更为恶劣:“律师席裕全,因受遗命而监护从妹席淑兰。不料当淑兰16岁时,席裕全乘其情窦初开,意志薄弱,遂引诱成奸,嗣而怀孕,育一男。今则裕全态度骤变,弃淑兰若敝屣。淑兰悔已不及,乃与席诉讼焉。”^[5]

男性对女子的伤害不仅是在情感上,对女子身体上的伤害更令人愤恨:“平湖交际花王琰华,

与一陈姓少年互相恋慕,后私订婚约,经过陈数次跪地哀求,遂至失身。”数日之后,王竟“下体花柳病发作,非但失其贞操,且遗千古长恨”。陈姓少年非但没有承担责任,反而又与何姓女子订婚。王则身败名裂,“见逐于家,投入杭妇女救济会焉”。^[6]

2. 谎言未娶,欺骗女性

五四以来,随着恋爱自由观念的传播,许多青年开始追求新的性道德,使得民国时期的非婚同居现象一度盛行,但男子隐瞒已婚事实,欺骗女性的事情也时有发生:“妇女协会宣传员许秀英,……前年由友人介绍,识电料巨贾俞金容之子发根。一见如故,相逢恨晚,从此亲昵异常。不久遂实行同居,俨若夫妇。……诿俞母忽患病逝世,许秀英按照旧例,挈子奔丧,以尽妇道。但为俞父所阻。并悉俞发根早娶妻室,谎谓未娶并置许女于不顾。”^[7]

同类事件,也发生在上海“算命大王”吴鉴光的儿子吴忠良身上。吴忠良本来早有妻室,但贪恋女性沈意娥的美貌,谎言未娶,“向女求婚并诱女往旅馆奸宿,竟致有孕旋又流产”。而吴忠良“顿悔谎言视女如同陌路,拒绝不见女”。^[8]在另一个案件中,女学生史杏美旅途中结识同乡银楼经理傅永培,两心相悦,“继而实行同居之爱,不料甫经一载,即遭离弃,探听之下始悉该同乡原有妻室,其勾引目的已达,遂变初情”。^[9]

此外,也有隐瞒已婚事实,另行结婚者。富商郭鲁满,年逾不惑,因发妻年老色衰,遂有另结新欢之意。当他得知女画家徐氏姐妹,色艺双绝,姊曰稚青,尚未字人,“遂央人作伐,伪言未娶,竟与稚青结婚成礼”。此事为其发妻得知,以重婚罪控告于法院,“稚青得讯,方知受骗,亦愤而避回母家”。对此,《玲珑》评论道:“这种案件,在上海这样地方,真是天天有得发生,司空见惯,毫不为奇。”^[10]可见这类事情发生之普遍,也显示女性处境之艰。

3. 轻佻浮漫,勾引女性

30年代,男女社交成为潮流,男子通过社交来追求女性变得很普遍。但也出现了一些所谓摩登少年、西装男子主动搭讪、尾随、骚扰女性的情况,使得女性非常反感。这些男子“见了女子,便好像一只苍蝇见了蜜糖,拼命的向你追求,不顾廉耻的向你献媚,丑态百出”。^[11]在女性看来,男

子向女子主动表示亲近,简直就是登徒子的行为,是一种“丑态”。

女性反感男子的主动追求,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男性表现得十分唐突与轻浮。一位名叫秋霞的女学生讲述了陌生男子主动与她搭讪、纠缠的经历。她对此评论道:“无耻的男子!敬请你们不要异想天开的去诱惑吾们纯洁而高贵的(娼妓除外)女子。”^[12]可见,在当时的女性看来,“规矩的”、“纯洁而高贵”的女子是不会、更不应该回应男性的主动示好的,否则就等同于娼妓了。

更有甚者,一些男子在公共场合公开侵犯女性。一个名叫惠的女士提到,路遇一个妙龄女子,“淡妆雅洁,一望而知为女学生”,忽然对面来了两个衣冠整齐的男子,“在相互经过的途中,竟伸手把她微凸的乳房,如圣手偷桃似的捏一把”。^[13]在另一篇文章中,则是一名男子趁女子准备下电车之机,“忽然挤到她前面,故意地把手在她胸部触摩了一下”。这种行为,在作者看来,“完全暴露了男性底堕落”。^[14]在《玲珑》中,关于男子劣行的案例还很多,这些问题,使女性认识到男子是险恶的、靠不住的,他们“十个里几乎十个都是拿女子做玩物”。^[15]

二、男权意识的批判与解构

《玲珑》杂志中登载的种种男子劣行,多是女性手笔,抑或是女性自身经历的述说,“世界上坏男子极多,他们一得机会就会来诱惑蹂躏女性”。^[16]这种对男性的批判,不仅仅是女性在情感上的发泄,更是她们对男权社会强烈的反抗。

1. 揭穿男子假面

《玲珑》杂志中登载的男子劣行,使女性认为:“天下的老鸦一般黑,天下的男子一般坏,……女子遭受男子蹂躏,妻子遭受丈夫欺骗,种种可惊可愕的事件,触目皆是。”^[17]她们指出,男子的劣根性在于东猎西张,喜新厌旧,为了满足其私欲,“在追逐的时候,把天赋与人为的男子的丑态,完全显露出来了,连少数高尚男子的坛,也被他们坍尽了”。^[18]对于男子这种丑态,《玲珑》不断呼吁要揭穿男子假面。

在女性看来,男子是天生的戏剧家,他们总是善于表演,真面目不容易看到。为了追求女性,男子“常常把他一付的假面具去引诱女子,表示他那假情,使她永久的去信任和挚爱他”,而一旦目

的达到,就变为另一幅面孔,“热度要渐渐的降到冰点”。^[19]男子的这种行为,《玲珑》称之为“男子恋爱的三部曲”：“男子们的输爱,起初假意奉承,嘘寒问暖,体贴入微,从握手到接吻,从接吻到发生肉体关系。所谓性的安慰,已经成功了,性的烦闷,已经打破了。于是男子又换了一副面孔,去欺骗别人了。”^[20]

《玲珑》还把男子所谓的爱做了分类:(1)爱女子美貌的男子,这类男子“大概要算世界上最靠不住的情人”;(2)玩弄女性的男子,这类男子“爱的动机,全在自私与性的冲动,毫无诚意”;(3)希图女子财产的男子,“只要有钱,面貌才品,一概都是不计的”;(4)崇拜女子舞术的男子,因崇拜女子善于跳舞而缔交,也会因遇见舞术更好的女子而“追求那个女子去了”;(5)广结交的男子,“他们的情话是老早背熟了的,并不是由心所发,差不多对于每一女子都可背诵这么一大套”。在作者看来,这些男子都是靠不住的,但是“有些初出茅庐的女子却往往容易失足,至造成终生不可磨灭的创痕”。^[21]

2. 男性性欲心理分析

在对男子行为进行揭穿的同时,《玲珑》还对男子的性欲心理展开分析。有文章认为,男子的爱情,“不过生殖器追逐生殖器而已”,“如果我们把爱分做灵和肉两端,那么一般男子的爱,可说是肉体的爱”。男子的爱属于肉体的爱,那么旧式婚姻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关系,“只要能够有一位如花似玉的老婆便好了”。这是一般男子的真正心理,“他们之不满旧式婚姻,其实是为了老婆不漂亮,‘反对买卖式婚姻’不过是口号而已。”^[22]

这种肉体的爱,反映的是男子一种性欲心理。《玲珑》不无讽刺地指出,男子理想中的女子大体有四点:(1)生子机械;(2)泄欲对象;(3)管家的贤能主妇;(4)不会花钱。在男子心中,“这些望希固奢,但往往达到了第二点后,便不顾其余的去结婚了,所以男子究竟只知道满足性欲”。^[23]因此,“所谓纯洁的爱情,在今日社会之中,诚如凤毛麟角”,“所谓摩登男子,终日高谈自由恋爱,名为助女权解放,其实满足其性欲而已”。^[24]在性欲心理的驱使下,一个美貌的女子,“不怕你躲到深山里,也有臭男子踪迹着你的”。^[25]

在男性社会中,“女性是艺术之源,也是社会的玩弄品”。^[26]性欲心理的驱使,使男子视女子为

附属品。他们与女子结婚,或因女子美色,或为图利,或为趋炎附势,或为生儿育女,不外自私之表现而已。在男子眼中,女子都是货品,都是机械。作为货品,就可以用金钱来衡量,“无论怎样了不得的女子,只要金钱的力量充足,总能够办到”;作为机械,也可以解决种种问题,“泄欲有了对象,生儿育女有了活的机械,此外由管家主妇到老妈子的工作都有人担任了”。^[27]

视女子为附属品,也揭示了男性的自私心理,“食色性也,无论怎样的男子,都不能逃出此种例外”。^[28]为了满足自己的占有欲,男性往往见异思迁,难以从一而终。在女性看来,“男子的心,比泥更不如,他们对于女子,多是吃一,看二,眼观三的态度”。即使娶了老婆的男子,“还是色迷迷的追求女性,真是吃着肥的,想着瘦的,吃着湿的,想着干的”。^[29]

3. 男性权力的消解

《玲珑》杂志刊文中,男子大都是被批判与怀疑的对象,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对男性的鄙夷与绝望,具有强烈的男权批判色彩。除了对男性的种种斥责之外,女性也对传统两性关系进行反思,对社会文化建构下的男女性别特质提出质疑,这无疑是对男性权力的一种消解。

在《玲珑》看来,五四运动以来,妇女在名义上“号称解放了,实际上呢,不管你是怎样兢兢自守,暗礁和陷阱还是到处潜伏着的”。^[30]这并不是女性先天低能,而是“男性势力的社会给予女子的淘汰”。^[31]男性能居于主导,是因为他们一方面通过宣传来提高男子身价,“压下女子的本能和人格,不绝地著作,使人们不知不觉中,中了很深的毒素”;另一方面,又用各种规条来限制女子,“日久年深,差不多言论著作的全权,完全搭在男子手中,才造成几百年女权黑暗的中国”。^[32]这些分析,已经认识到女性社会地位的形成,是社会文化规训和塑造的结果。女子受人讥讽与侮辱,也与此有关。以男性的好色心理为例,一旦不能满足自己的欲望,就会“改变口吻,发出反响的攻击,就像求佛不灵,要去拆庙一样。妖邪淫荡,就成了骂女子的口头禅”。^[28]这种对女性的诋毁,久而久之,就是一种社会文化建构,构成了某种所谓的女性“特质”。

对于这种女性“特质”,《玲珑》有不少文章进行了驳斥。《玲珑》认为是男子有时候自己做错了

事,总喜欢把罪名轻轻推到别人身上,明明是男子引诱女子,却变成英雄难过美人关,“不特把女子当做害人的祸水,并且他自己倒做了英雄”。^[33]对于女性是否气量小,《玲珑》认为男性实际上气量更狭小,甚至比女子要妒忌十倍,但“平日只听见人责不守妇道的女子,对于男子呢,无论不道德到怎样程度,最多也不过说他一声爱好风流,从来没有人责他不守夫道的”。^[34]

此外,《玲珑》还提出要打倒一些侮辱女性的称谓,认为这是女性在生活中受侮辱的标志。这些称谓中,“小鸟儿”是“一种可爱的玩物”;“猫”则是“惯以其柔媚毒辣见称的”;“金鱼”作为人类的一种玩物,“在玻璃缸中耀彩争光,做人类的娱乐品”;“花瓶”作为一种案头装饰品,“有美色,并无实用”。^[35]通过对这些女性称谓的诘责,揭示出女权意识的张扬以及对男权社会的排斥。就如《玲珑》所呼吁的:“姐妹们,醒来吧,女子亦人类,何以要被征服,我们……要求女权的伸张,家庭的解放和地位的平等,是要反抗男子所占有的利益,是要和男子寻同一个真自由。”^[36]

三、两性关系的调适与重构

在中国传统社会中,女性一直处于男权话语的笼罩之下,深受社会性别文化机制的宰制。如波伏瓦所言:“女人不是天生的,而是后天形成的。”^[37]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,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,社会文化形塑了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。《玲珑》杂志中,女性试图在对传统两性关系进行批判的同时,倡导建立新的性别关系。

1. 抵制男性诱惑

在《玲珑》杂志中,用情不专、始乱终弃、虚伪狡诈,几乎就是男性的代名词。这些男性,“为满足他们的欲望起见,极力地去追逐女郎”。^[38]在日常交往中,男性往往会对素不相识的女子大献殷勤,以迎合女性心理,意志薄弱的女子,很容易一见倾心而堕入彀中。因此,女性在与男性的交往中,要学会抵制诱惑。《玲珑》曾连载长文《怎样克服男子的诱惑》,对女性进行谆谆告诫。在作者看来,不尊重女性幸福的男子的爱,都是一种诱惑,“凌辱女性底幸福的男子,就是如何辨明,也是虚伪的爱”。^[39]面对男性的诱惑,一个女子如果不能排斥的话,则“一生须被不幸的网束缚”。所以,拒绝诱惑,就是为了得到幸福,“如果你发现他的行

为是属于诱惑,那么无论何时,断然的排斥那诱惑吧”。^[40]

《玲珑》杂志在思考两性关系时,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“怎样使男朋友们,尊敬自己而不轻蔑玩弄自己”。陈珍玲认为:“自己必须庄重,在男朋友面前,应当保持女性尊严”,“对于他们则应温和,与之正当交际,勿涉非礼之行”。^[41]女性在与男性的交往中,只有保持女性尊严,与男子正当交际,方能赢得男子的尊敬。然而,仅仅做到这一点,实际上并不够,因为有些男子“一见了女子,便好像一只苍蝇见了蜜糖,拼命的向你追求,不顾廉耻的向你献媚”。^[41]在《玲珑》中,有很多指导女性如何对付男性追逐的文章,如“怎样对付追求你的臭男子”,“怎样对付讨厌的男子”,“对付男子手段种种”等等。

这些文章,既传授男女社交方法,又指导女性如何抵制男性诱惑。比如,面对那种见面不过两三次就向女子求婚的男子,《玲珑》给出三种应对办法:第一种,设法引起男子的嫉妒心,“时时要装做有意无意说起别的男子,怎样好看,怎样多情”,如此可以引起男子的妒忌心,“同时他对于你的热心也会渐渐冷淡下来了”;第二种,竭力装出冷淡的样子,不管男子说什么,总是装呆装默,“不到一星期,总要弄到他莫名其妙,结果他便心灰意冷”;第三种,装作异常认真的样子,一方面,男子说一句爱,便回他三句;另一方面做出异常关心他行为的样子,“见了他,便根究他一天的行动”。这样一来,“男子有许多谈爱情,目的初非在结婚。所以你一向他提出正式结婚,他倒吓缩了”。^[42]

2. 女权意识的伸张

《玲珑》杂志中,女性对传统两性关系的反思与质疑,实际上是对传统性别机制的挑战。她们在传统社会性别体系中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言说空间。在审视、批判男权社会的过程中,认识、寻找自我,逐渐地建立起女性的主体意识。正如她们所宣称的:“此后的女子和男子一律平等,使男女同受平等的教育,扩张女子的职业范围,其他关于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习惯上一律平等。”^[36]

20世纪30年代,“新女性”、“摩登女性”是对女性的一种时髦称谓。但在《玲珑》杂志看来,真正的摩登女子不单是外形美,更要有内在的修养。在《怎样才是摩登女性》一文中,作者指出:

“有些人以为所谓摩登者,便是会穿时髦的衣服,出入跳舞场和戏院,多结交几位男朋友。这简直是一种愚蠢可笑的误解。”作者认为,摩登女性应具备:(1)摩登的思想,“服饰不过是一个人的外表,思想才是真正的灵魂”;(2)摩登的道德,“认识自己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”;(3)摩登的知识,“对于现代的科学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,都至少要有一点”。^[43]此外,在李明霞的《做一位现代女子》文中,也对摩登女性的标准做了概括:第一,须有强健的体格和聪明的脑筋;第二,必须有远大的眼光;第三,必须是一位好学深思的人;第四,应有自立的能力,在经济上尤其不能依赖他人;第五,应该摒除嫉妒心理。^[44]这些摩登女性的标准,可以说建构了现代女性内外兼修的一种理想形象,这既是新女性的行为规范,又是现代女权意识的萌芽。

不仅如此,纵观《玲珑》杂志,我们还可以感受到一种强化女性至上,甚至可以主宰男性的理念。《玲珑》杂志先后登载了一些好莱坞明星的照片及新闻,这不仅是一种明星生活时尚的传播,更渗透出一种女权意识。好莱坞明星凌驾于男性之上的成功形象,给中国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想象空间,也给了她们鼓励与力量。作为对这种美好景象的回应,《玲珑》中不断有文章呼吁女性要独立,不做男子的奴隶。作为女性,就“要打破过去的男性万能论,努力做一个独立的女性”。^[45]

四、结语

张爱玲曾谈道:“一九三零年间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《玲珑》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,一面教导‘美’了‘容’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。”^[46]《玲珑》杂志中的电影明星形象,以

及妇女时装和美容术,对于引领女性时尚起了重要作用。但更重要的是,《玲珑》为女性提供了一个言说平台。在女性的笔下,传统男子崇高、伟岸的形象开始被消解,其自私懦弱、卑鄙无耻的一面被揭露无遗,体现出女性对男性权力的深刻洞察力。在这个过程中,女性的个人立场不断得到强化,也昭示了女性主体意识建构的希望之路。

按照后现代女权主义者的观点,女性的主体性构建,应该从经验主体、思维主体与言说主体三个层面展开。《玲珑》的很多作者往往兼有读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,很多文章都是女性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、生活经历、心灵感受而作,所谈话题也是女性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。通过对这些日常生活问题的探讨,女性对自身、作为他者的男性以及社会,都有了更多的体认,对男权社会也提出了更多的质疑。这种自我表达、自我书写,最终通过《玲珑》这个媒介参与了公共话语的生产,进而作为一种社会权力,对男权秩序形成挑战,推动了社会性别制度的调适与变革。

不过,虽然《玲珑》杂志的言论表现出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,且不乏各种激愤之词,但并没有完全超越社会建构的性别文化机制。千百年来形成的文化传统,使女性在潜意识里对男性还有一种本能的依附。女性自认为弱者,她们期待有一个“理想男性”作为依靠,并将自身的幸福依附在他身上。对这个时期的女性来说,家庭仍然是其最终的归依,女性所获得的,是一种相对的独立。通过《玲珑》杂志,既可以看到女性主体性意识的不断增强,又可以感受到女性的迷茫与困惑,男权社会的地位仍然难以撼动。不过,有批判之声总比没有好,尽管存在种种的不足与局限,却留下了更多的遐想与希望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 本杂志的目标[J].玲珑,1931,(1:1).
- [2] 写在二周年百期纪念特刊[J].玲珑,1933,(3:20).
- [3] 妇女的社会问题[J].玲珑,1935,(5:9).
- [4] 私定婚约靠不住[J].玲珑,1937,(7:6).
- [5] 杨瑶琴.知法犯法的律师[J].玲珑,1931,(1:24).
- [6] 勿理男友跪地哀求[J].玲珑,1936,(6:15).
- [7] 闻秀.妇协职员受骗[J].玲珑,1932,(2:57).
- [8] 吴鉴光之子始乱终弃[J].玲珑,1932,(2:61).
- [9] 女学生失身懊悔[J].玲珑,1932,(2:52).
- [10] 美瑛.富商骗婚女画家[J].玲珑,1932,(2:57).

- [11] 阿英.怎样对付追求你的臭男子[J].玲瓏, 1935,(5 :16).
- [12] 秋霞.无耻之徒[J].玲瓏, 1931,(1 :28).
- [13] 惠.侮辱女性的偷桃圣手[J].玲瓏, 1931,(1 :23).
- [14] 翰芬.男子的一种无聊举动[J].玲瓏, 1933,(3 :28).
- [15] 要求和我同居[J].玲瓏, 1935,(5 :22).
- [16] 畏羞而想交际[J].玲瓏, 1936,(6 :19).
- [17] 序《如何对待男子》[J].玲瓏, 1936,(6 :26).
- [18] 贺爱云.警告浮滑少年[J].玲瓏, 1931,(1 :27).
- [19] 男子的心理究竟是怎样? [J].玲瓏, 1931,(1 :11).
- [20] 薛金婉.恋爱结婚与性的安慰[J].玲瓏, 1932,(1 :42).
- [21] 男子爱的种类[J].玲瓏, 1936,(6 :32).
- [22] 李瑛.男子对女性之心理[J].玲瓏, 1933,(3 :45).
- [23] 芳.男性的面面观[J].玲瓏, 1934,(4 :3).
- [24] 朱丽云.男子结婚心理之分析[J].玲瓏, 1932(1 :48).
- [25] 邓淑文.揭穿男子恋爱的丑态[J].玲瓏, 1932,(1 :47).
- [26] 艺术之源泉[J].玲瓏, 1936,(6 :13).
- [27] 曼云.男子心目中的女子[J].玲瓏, 1933,(3 :9).
- [28] 镜心.毁誉的由来[J].玲瓏, 1931,(1 :26).
- [29] 成凤珍.男子的心[J].玲瓏, 1931,(1 :20).
- [30] 静子.两性关系泛论[J].玲瓏, 1934,(4 :37).
- [31] 生做男子好? 抑生做女子好? [J].玲瓏, 1935,(5 :27).
- [32] 戴瑞芝.男子巧妙狠毒的方法[J].玲瓏, 1931,(1 :30).
- [33] 少霞.所谓“美人关”[J].玲瓏, 1932,(2 :67).
- [34] 张丽菲.嫉妒的男子[J].玲瓏, 1932,(2 :68).
- [35] 松雪.打倒男性侮辱女性的称谓[J].玲瓏, 1935,(5 :8).
- [36] 郑筠洁.和男子算账[J].玲瓏, 1931,(1 :45).
- [37] (法)西蒙娜·德·波伏瓦.第二性[M].郑克鲁译.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1.
- [38] Solon.青春女郎的危机和避免法[J].玲瓏, 1931,(1 :41).
- [39] 陈露微.怎样克服男子的诱惑(三)[J].玲瓏, 1933,(3 :9).
- [40] 陈露微.怎样克服男子的诱惑(四)[J].玲瓏, 1933,(3 :10).
- [41] 怎样使男朋友们尊敬自己而不轻蔑自己[J].玲瓏, 1937,(7 :13).
- [42] 非馨.怎样对付讨厌的男子[J].玲瓏, 1932,(2 :56).
- [43] 佩方.怎样才是摩登女性[J].玲瓏, 1932,(2 :62).
- [44] 李明霞.做一位现代女子[J].玲瓏, 1935,(5 :29).
- [45] 琼.我国妇女今后应有之觉悟[J].玲瓏, 1934,(4 :4).
- [46] 张爱玲.谈女人[A].流言[M].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09.

责任编辑:张艳玲

Suspicion, Resistance and Criticism :The Reconstitution and Appearance of Male Images in *Ling Long* Magazine

GUO Xiaoyong, SUN Juan

Abstract: In the 1930s *Ling Long* Magazine provided a forum for women to express their views. With women wielding words, previously revered portrayals of men were replaced by images revealing oppression, selfishness, and greed. *Ling Long's*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not only revealed doubts and criticism of the patriarch, but also displayed a willingness to work for reconstructing a new status for women in gender society norms.

Key words: Ling Long ;female awareness ;male image